



铁皮手电筒照见旧时光

米艳琴 文/图

那束来自手电筒的光，总像夜空中最亮的星，穿透时光的迷雾，在记忆深处烙下永不褪色的印记。

最难忘放映露天电影的夜晚。暮色刚漫过村头的老槐树，我们就攥着铁皮手电筒往晒谷场跑。当银幕上《铁道游击队》的枪声响起，手里的手电筒仿佛也沾了几分英勇，忍不住举起来跟着光束晃，倒像是给银幕里的英雄们打了信号。

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里，李侠在密室发电报时，手电光被压得极窄，仅够照亮电报纸上的密码，字迹在光晕里微微颤抖，像他紧绷的神经。窗外巡捕的皮鞋声越近，那束光就越坚定。光在，电波就不会停，这就是信仰的力量。

《铁道游击队》的夜袭戏里，手电筒是无声的号角。刘洪举着它往树梢一照，三短一长的信号刚落，草垛后、铁轨旁就跃出无数黑影。光束在黑暗中交错，像突然坠进人间的星群，瞬间织成捕捉敌人的网。

《秘密图纸》里的侦察员，把手电用成了追踪的“蛇”。废弃仓库里，光束扫过积灰的木箱、斑驳的墙壁，突然在墙角咬住一个新鲜的鞋印。光顺着鞋印游走，最终停在松动的砖缝，撬开砖的瞬间，图纸边角在光里一闪，那束光顿时有了千钧重量，仿佛托着整个城市的安危。

而我们手中的手电筒，更多是童年的魔法

棒。月光浸过的夜晚，一群孩子举着它捉迷藏。停电的夜晚，手电筒又成了家里的小太阳。煤油灯味混着奶奶的老花镜，在光晕里洇成温柔的画。爷爷捏着手电筒讲《林海雪原》，光束忽明忽暗，照得他皱纹里都藏着故事。我们几个孩子挤在八仙桌下，看光柱在天花板上变出老虎和狐狸，直到电池渐渐乏力，光慢慢淡成蜂蜜色，才在大人的催促里，攥着余温未尽的手电钻进被窝。

那时的手电筒，主要用来走夜路。回老家的山路坑坑洼洼，父亲总让我攥着三节电池的“大个头”，说这光够亮，能照见石头下的蛇。电池快没电时，我们就像做实验般倒腾电极，有时竟真能让光多撑半个小时。那点重新亮起的微光，在黑夜里比星星还珍贵，照着我们一步步走回家。

如今，手机的手电功能亮得刺眼，却再照不出当年的滋味。那个铁皮手电筒还躺在老家抽屉里，金属壳上的刮痕都记着故事：哪道是露天电影散场时磕的；哪道是捉迷藏撞在树干上的；哪道是模仿电影里的侦察员，故意在墙上画下的“暗号”。

手电筒早不是简单的工具了。是影片里永不熄灭的信仰；是童年夜里跳动的欢腾；是停电时裹着体温的暖。那束光穿过几十年的风雨，依然亮在记忆深处，照得见来路，也暖得了归途。



秋见白玉沟

何常灵

到达定襄白玉沟村时，恰逢连续七日降雨后的首个晴日。此前被阴雨压得沉闷的心情，也随澄澈天光一同舒展，正适合走进这处太行深处的村落。

白玉沟村位于山西省忻州市定襄县南庄乡，人口稀少。它地处太行山脚下、滹沱河畔，四周环山，生态环境良好，素有“北方小桂林”之称。柿子、花椒、核桃等是当地的特色农产品。

在村口坡道，几位老乡正闲聊，攀谈间得知，村里现有180余人，长期居住的仅40多人，多数人早已在外务工定居。白玉沟村所在地区，在抗战时期是八路军的重要活动区域。八路军军工厂曾设于此，留下了许多革命遗迹。

村里许多民居建在半山坡，多是石头建筑。偶尔有一两处破败的房舍，给这个古村落镌刻了岁月沧桑。沟内一条溪流，溪水汨汨地向前奔腾。溪内那些嶙峋的石块，将溪流分割成形状各异的水口，溪水翻腾出一束束浪花，水流冲击着泛着青苔的大石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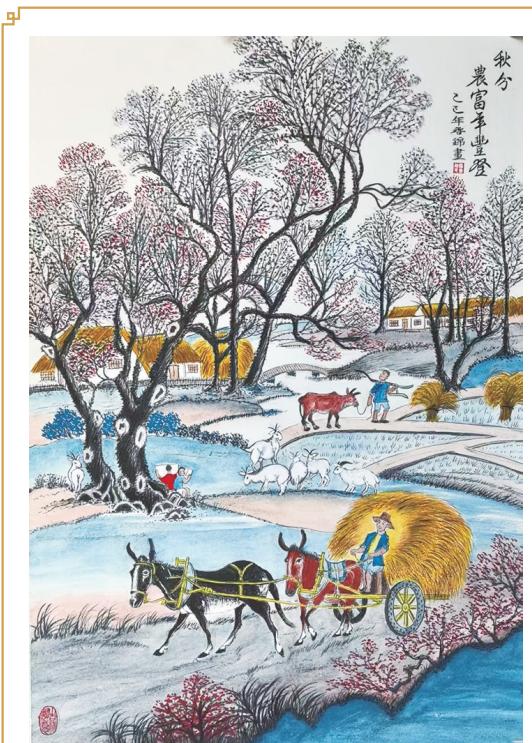
10月金秋，山间碧树连依，偶尔有一些红黄叶子点缀其间。环顾四周，青色的山石与碧绿的树木与植被，让这里的秋天沉浸在冷色调里。再有半月之余，红黄色的叶子会增加更多的艳丽色彩，使这里的秋天更加迷人。

溪旁的石坡道沿着溪流曲曲折折而上，大部分坡道被制作成木板栈道。前几天降雨，由于水流充沛，一段段的木制栈道上还有浅浅的水流，长时间浸泡让木板生了些霉迹，稍不留意就会打滑。转过一道弯，溪流分了岔，在岩石坡道上形成几个小瀑布，瀑布像珍珠般跳跃，淡淡的水雾在水面上缠绕，在阳光的照耀下，时而映出七色的彩虹。那些喜欢拍照的年轻人蹲在溪边，伸手撩起水花，将这瞬间定格成画。

清澈水流冲刷圆润石隙，抛洒出无数颗晶莹的水珠，虽没有九寨沟珍珠滩的磅礴，却在细微处见灵动。水珠在阳光的闪烁下跳跃，是那么晶莹剔透，叮咚水声伴着水流，宛如一曲轻快的乐章。置身其间，周遭的幽静与美好将人包裹，恍惚间竟有几分置身仙境的错觉。

远望时，蓝天开阔，青山巍峨。东寨尖、虎头山高耸入云。山间的柿子树、花椒树、核桃树枝头缀满果实，透着丰收的喜意。村民也如这山水般淳朴，一大袋足有15斤的黄红柿子，只卖8元钱，实在得让人暖心。

如今的白玉沟，还未经过多商业开发，保留着本真的模样。小桥、流水、人家，每一处都散发着质朴的自然之美，静静等候着像我们这样，为寻一份清幽而来的访客。



农富年丰登(国画) 霍香锦 作



往年在老家只剥过核桃，深知这是桩辛苦活。一颗核桃从树上到农家袋中，得经打、捡、剥、洗、晒五道工序，我先前只体验过后三道，今年秋分归乡，总算补上了前两道。

我们回老家那天恰是秋分，计划次日打核桃。这阵子村里家家户户都在忙这事：树少的喊上邻里集中一天完工，树多的便慢慢打，好在核桃耐存，不用急着赶时令。村里人总爱互相帮衬，今天帮张家，明天帮李家，热热闹闹的。

回村那天下午，仕英说肉肉哥家正在打核桃，我们便去看热闹。核桃地里，他家的小白狗正在撒欢，蓝色三轮车停在一旁，男人们在树上打核桃，娟萍嫂子在树下捡。我兴致勃勃要上树，爬上去才知不易——树杈上难站稳，左试右试才靠着树干立定，举竿开打。“啪啪”声里，叶子与核桃纷纷落下，只是树枝稠密，有劲使不上，打一阵就得换方向、挪脚。往西打

时，夕阳柔光照来，景致正好，只可惜树顶的核桃够不着，只好留给肉肉哥。

听到娟萍嫂子和仕英夸我：“能上树打，挺能干。”因为靠不住、踩不稳、平衡不了是没法打的。仕英一边拍视频照片，一边担心：“我哥不让你上树，回去咋说？”出发前爱人再三叮嘱，不让我这60多岁的人逞强。我逗她：“是你逼我上的，说不上就不带我玩了！”这话逗得娟萍嫂子大笑。后来打第二、三棵树时，换了根细竿子顺手多了，下树打矮枝时更觉挥洒自如，一竿子扫过去，绿核桃掉满地，格外痛快。

若说头天打核桃是图新鲜，次日打自家核桃时，新鲜感少了，多的是乡亲相帮的感动。一早便有十几人来帮忙，有堂哥、爱人的发小，还有二小的朋友。建生特意请假，带着媳妇、二姐和二姐夫，从邻村赶来干活。

我捡了根短竿子在北边打，没了昨日的稀罕劲，却听见树下女人说，村里还没女人上过树打核桃。二亩多的核桃地里，十几人撒开忙活，打核桃的、捡核桃的，说说笑笑，树上树下的玩笑声让地里满是热闹。

人多干活快，没多久核桃就打完了，装袋装车后，直接开到肉肉哥家——要用他家的机器脱核桃。饭后众人各司其职，开机器的、扛袋子的、倒核桃的，绿核桃进了机器，“哗啦”声响中，水灵灵的核桃从侧面流进筐篮。接核桃的女人手疾眼快，拣出没脱净绿皮的，旁人递上空筐篮，她再把满筐核桃倒进袋子，有人撑袋、有人扎口、有人扛上车，配合得严丝合缝。脱下来的绿皮越堆越多，有人用铲子清理，洗核桃的黑水顺着机器往院外汨汨流去。

整个脱核桃过程没人多言，却一气呵成、行云流水。最后，载着脱皮核桃的三轮车，开进小院巷子口，众人又一袋袋扛进院里，倒开铺平，等着晾晒。